

王世襄櫝

丁文父 著

◎ 文物出版社

目 錄

- 1 描述
- 3 比較
- 7 來源
- 9 年代
- 21 製造
- 25 使用
- 35 傳承
- 39 狀態
- 41 主要參考文獻
- 45 圖版

描述

儷松居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繪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龍紋頂箱大櫃長七十七厘米，寬一百三十五厘米，高二百八十五厘米，正面雙開門，中有門杆，下有櫃膛，由頂箱和豎櫃組成，成對擺放，俗稱四件櫃。該櫃制式獨特之處在於邊抹及橫棖為露明作：頂箱門及兩側為三段四抹，豎櫃門五段六抹，櫃幫三段四抹，櫃膛板成三段式。該櫃白銅配飾大體完備且大都原配：頂箱和豎櫃各有四副長方形合葉（每副兩條）及一副面葉（每副三條）、鈕頭（每副三個）、吊牌（每副三個）、曲曲（每副三個）。該櫃採用黑漆描金彩繪工藝。豎櫃正面邊抹和橫棖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五爪龍紋，門杆為五爪龍紋夾蓮花，下為海水江崖，豎櫃櫃門邊抹和橫棖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豎櫃櫃門段落中為山水風景圖，豎櫃櫃膛板段落中為描金彩繪瑞獸，豎櫃櫃幫邊抹和橫棖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豎櫃櫃幫段落中為仕女風景圖；頂箱正面邊抹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五爪龍紋，門杆為五爪龍紋，頂箱櫃門邊抹和橫棖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頂箱櫃門段落中為山水風景圖，頂箱兩側邊抹及橫棖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頂箱兩側段落中為建築風景圖。櫃背黑漆光素，豎櫃櫃背橫額描金寫有“大明萬曆年造”雙框楷書款。

比較

就髹飾、款識、制式三方面而言，儷松居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繪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龍紋頂箱大櫃，在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中是極為罕見的。

在明代及清代早期櫃類髹漆家具中，頂箱櫃是重要的種類⁽¹⁾。在已知的大約六十餘件明代及清代早期櫃類髹漆家具中，有將近一半為頂箱櫃。但是，採用彩繪工藝的明代及清代早期櫃類髹漆家具很少，而彩繪頂箱櫃就更少。除此對頂箱大櫃外，已知僅有四件（對）頂箱櫃採用彩繪工藝，即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中心藏十七世紀早期黑漆描金彩繪庭園嬰戲圖頂箱櫃、美國費城美術館藏明代黑漆描金彩繪花卉龍紋頂箱櫃一對、海外私人收藏明代紅漆描金彩繪花鳥紋頂箱櫃和十七世紀早期紅漆描金彩繪花鳥紋頂箱櫃⁽²⁾。

落有官方款識的明代及清代早期櫃類髹漆家具很少，而官款頂箱櫃就更少。除此對頂箱大櫃外，已知僅有三件（對）（另有五件官款頂箱櫃缺頂箱）頂箱櫃落有官方款識，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龍紋大六件櫃、海外收藏明代萬曆款黑漆描金團花龍紋雙頂箱櫃（單只）和明代萬曆款褐漆描

⁽¹⁾ 許多研究中國古代家具的西文著述都會涉及頂箱櫃，也都注意到頂箱櫃所具有的令人震撼的體量及其在建築中所佔據的特別位置和含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相關的論述（Ecke, 1944; Kates, 1949; Wanscher, 1966; Handler, 1991; 1993b; 2005）。關於中國櫃類家具的起源，可以參考賈憲保關於唐代櫃子的研究（賈憲保，一九八八）。此外，著名的 Badminton Cabinet 被認為是意大利 Medici 王朝時期英國 Beaufort 公爵三世（the 3rd Duke of Beaufort）於一七二六年在佛羅倫薩的 Tuscany 大公陛下作坊（Workshops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Grand Duke of Tuscany）訂製的。該櫃抵達倫敦後極有可能被直接運往 Badminton，並因此被稱為 Badminton Cabinet。該櫃於一九九零年七月由 Beaufort 家族信託委託佳士得公司在倫敦拍賣（Christie's, 1990），二零零四年又由當時的收藏者委託佳士得在倫敦拍賣（Christie's, 2004），使其成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昂貴的家具。此櫃現常年陳設於維也納列支敦士登博物館（Liechtenstein Museum）。佳士得基於對該櫃來源、傳承、製作、使用的探討所撰寫的圖錄十分嚴謹、深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²⁾ 上述四件家具在《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中編號依次為（286）、（292）、（390）、（391）。

金山水樓閣圖頂箱櫃一對⁽³⁾。

採用明棖構造的明代及清代早期櫃類髹漆家具很少。除此對頂箱大櫃外，已知僅有三件（對）櫃類髹漆家具採用明棖構造，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龍戲珠紋藥櫃（及國家博物館藏成對另只“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龍戲珠紋藥櫃）、清宮舊藏“大明萬曆丁未年製”款戧金填彩雲龍鴛鴦紋立櫃和奧地利實用藝術博物館藏“大明萬曆乙酉年製”款剔紅雲龍紋四抹門小圓角櫃⁽⁴⁾。

綜上所述，同時具備彩繪、官款、明棖三要素的頂箱櫃僅有此對，顯然它是髹漆家具中的孤品。此外，按最新統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清家具五千三百九十四件，其中多數為硬木家具，漆木家具則為少數（鄭欣淼，二零零八），而明代大型描金彩繪落款家具則未見報道。因此即使對於故宮而言，此對頂箱大櫃仍屬彌足珍貴⁽⁵⁾。

茲開列世界各地保存的明代及清代早期櫃類髹漆家具清單如下，以資證明上述各項統計不妄。

描金類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龍紋大六件櫃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龍戲珠紋藥櫃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明代黑漆描金山水圖頂箱立櫃

國家博物館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龍戲珠紋藥櫃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明代萬曆款黑漆描金團花龍紋櫃（缺頂箱）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萬曆款黑漆描金團花龍紋雙頂箱櫃（單只）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康熙紅漆描金人物山水圖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康熙紅漆描金樓閣山水圖小櫥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康熙紅漆描金龍紋頂箱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萬曆款黑漆描金龍紋亮格櫃

〔3〕上述三件家具在《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中編號依次為〔045〕、〔348〕、〔360〕。

〔4〕上述三件家具在《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中編號依次為〔046〕、〔092〕、〔206〕。

〔5〕中國明清官式家具中最為重要者大都流出宮外。就年代而言，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家具年代最早者為明代宣德（鄭欣淼，二零零八），以清宮舊藏“大明宣德年製”款剔紅孔雀牡丹紋方香几（一級甲）為代表，但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所藏“大明宣德年製”款剔紅花卉龍鳳紋三層桌僅就體量而言，就比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香几更勝一籌。就漆飾而言，彩繪家具極其難以保存，因此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髹漆家具中彩繪家具不僅數量較少而且年代偏晚，更難與僱松居舊藏頂箱大櫃相提並論。然而，無論三層桌還是頂箱大櫃無疑都原屬清宮舊藏。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萬曆款褐漆描金雲龍紋窄櫃一對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獅子滾繡球圖頂箱櫃（缺頂箱）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萬曆款褐漆描金山水圖櫃一對（缺頂箱並經改裝）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萬曆款褐漆描金山水樓閣圖頂箱櫃一對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獅子滾繡球圖頂箱櫃（缺頂箱）

彩繪類

-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中心藏十七世紀早期黑漆描金彩繪庭園嬰戲圖頂箱櫃
- 美國費城美術館藏明代黑漆描金彩繪花卉龍紋頂箱櫃一對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康熙黃漆彩繪花鳥紋亮格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紅漆描金彩繪花鳥紋頂箱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十七世紀早期紅漆描金彩繪花鳥紋頂箱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繪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龍紋頂箱大櫃一對

填漆類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早期黃錦地填朱漆戩金細鈎描漆花鳥紋大四件櫃一對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大明宣德甲戌年製”款戩金填彩雲龍紋立櫃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大明萬曆丁未年製”款戩金填彩雲龍鴛鴦紋立櫃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明代宣德戩金填彩雲龍紋立櫃（一級乙）
- 美國費城美術館藏清代紅地填彩描金彩繪龍紋頂箱櫃一對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紅地戩金填彩山水花鳥紋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黃地戩金填彩龍獸山水圖頂箱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末清初戩金填彩花鳥紋櫃一對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黃地戩金填彩龍獸紋櫥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大明萬曆年製”款褐地填漆戩金雲龍紋頂箱櫃（缺頂箱）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康熙早期黃地戩金填彩龍鳳紋頂箱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晚期紅地戩金填彩描彩花卉山水樓閣人物圖景泰藍銅飾頂箱櫃一對

螺鈿類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代黑漆彩繪百寶嵌嬰戲圖立櫃（一級乙）
- 國家博物館藏明代晚期朱漆嵌金銀螺鈿郭子儀拜壽圖大櫃一對
- 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藏十七世紀後期黑漆百寶嵌彩繪花卉紋嬰戲博古圖箱櫃一對
-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十七世紀黑漆描金灑嵌螺鈿題詩文房花卉山水龍紋頂箱櫃（缺中柱）
-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清代康熙褐漆百寶嵌山水紋小櫃
- 日本東京大倉文化財團藏明代嵌螺鈿樓閣山水人物圖小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題詩山水圖櫃
-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素木嵌螺鈿花卉紋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花石紋兩截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彩繪花鳥紋頂箱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山水樓閣圖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題詩花石紋亮格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褐漆嵌螺鈿花鳥紋櫥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彩繪樓閣人物圖亮格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十五至十六世紀嵌螺鈿彩繪花鳥紋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萬曆黑漆嵌螺鈿百寶博古圖彩繪花卉圖頂箱櫃一對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嵌螺鈿花欄框小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百寶嵌花鳥樹石紋圓角櫃（門軸改合頁）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嵌螺鈿樓閣山水人物圖小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晚期黑漆百寶嵌花鳥紋櫃

雕漆類

奧地利實用藝術博物館藏“大明萬曆乙酉年製”款剔紅雲龍紋四抹門小圓角櫃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明代宣德剔紅小藥櫃

堆漆類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清代早期黑漆堆起描金罩漆龍戲珠紋頂箱
丹麥藝術與設計博物館藏明代晚期褐漆堆起描金描彩河畔野鴨圖櫃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十七世紀黑漆識文描金山水龍紋頂箱櫃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明代晚期褐漆堆起描金描彩樹上錦雞圖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識文描金山水圖兩截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明代黑漆識文描金山水圖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清代黑漆識文描金山水圖櫃
國內外其他公私收藏十七世紀（嘉靖款鎖）黑漆識文描金山水龍紋頂箱櫃⁽⁶⁾

(6) 上述清單中各件家具在《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中編號依次為(045)、(046)、(047)、(161)、(238)、(348)、(349)、(350)、(353)、(354)、(355)、(356)、(359)、(360)、(361)、(286)、(292)、(389)、(390)、(391)、(392)、(090)、(091)、(092)、(100)、(293)、(434)、(435)、(437)、(438)、(441)、(453)、(455)、(120)、(164)、(221)、(244)、(245)、(311)、(482)、(483)、(484)、(485)、(486)、(487)、(490)、(491)、(492)、(493)、(494)、(495)、(497)、(499)、(206)、(276)、(158)、(237)、(248)、(249)、(583)、(584)、(585)、(586)。

來源

儷松居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繪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龍紋頂箱大櫃未見於任何明代官方或私人的文獻記載，甚至也未見於任何清代官方或私人的文獻記載，但該櫃的官方款識以及五爪龍紋表明它應出於清宮舊藏。據王世襄稱，此櫃很可能於清末民初從故宮逸出，隨後落入北京一名醫世家。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此櫃為王世襄收藏^[7]。案《懷念惠孝同先生》一文記載，王世襄曾為購買家具，向惠孝同借二百元，“兩年後始還清，幣已貶值。今日思及，猶不覺顏赧”（王世襄，二零零三）。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筆者訪問王世襄先生時被告知，此文所謂“家具”即該櫃。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此櫃被迫查抄上繳。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入庫原始分類清單”，此櫃編號為“43”，名稱為“描金漆大櫥”，數量為“一對”。案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入庫原始分類清單”，此櫃編號為“43”，名稱為“描金漆大櫥”，單位為“一對”，數量為“四件”，注明“緩辦”。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文物保護研究所“關於落實政策處理查抄王世襄的物資情況的報告”，此櫃及其他木器當時尚未退還。據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王世襄致“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領導同志”信函附件二，此櫃列入“待退家具”，編號為“43”，單頁號為“12925”，名稱為“描金漆大櫥”，件數為“四件”（榮宏君，二零一零）。據王世襄先生告知，此櫃發還後又被北京故宮博物院以撿選重要文物為名扣留，

[7] 大概為配合《髹飾錄》和明式家具的研究，王世襄從五十年代初期就開始購買一些髹漆家具，例如“大明萬曆年製”款紫漆描金纏蓮八寶紋箱等就購買於此時（王世襄，二零零三；晨舟，二零零二）。

復經北京故宮博物院吳仲超（一九零二至一九八四年）院長主持退還⁽⁸⁾。

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楊樹森告知，一九八二年，王世襄將此櫃暫存國家文物局紅樓院內，一九八三年前後運回王世襄芳嘉園家中。該櫃曾懸貼黃苗子戲題對聯“移門好就櫥當榻，仰屋常愁雨濕書”，橫批“斯是漏室”（晨舟，二零零二），供袁荃猷先生休息用。據王世襄先生告知，一九八五年出版《明式家具珍賞》以及一九八九年出版《明式家具研究》時，櫃類家具所收甚少，而用線圖甚多，皆因拍照不易⁽⁹⁾。此櫃因為體量極為龐大而不便拍照故也未收錄於《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書中。由於未曾收錄，因此也未提供給上海博物館入藏⁽¹⁰⁾。二零零一年，李輝出版《王世襄：找一片自己的天地》，此櫃用作封面王世襄像背景。

二零零八年盛夏，筆者探訪王世襄先生，提出將《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一書誌以“獻給袁荃猷先生”。王世襄先生沉思良久，緩緩說道：“你將那對大櫃寫明‘儷松居舊藏’吧”。遵王世襄先生遺願，此櫃遂以“儷松居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繪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龍紋頂箱大櫃一對”為名編入是書。

(8) 關於吳仲超主持二次退還之事，又見於王世襄《錦灰二堆》中“記清尚均雕螭紋紅壽山印泥盒”、“記明萬曆蓮八寶紋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等多處記載（王世襄，二零零三）。

(9)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櫃架類”中收入亮格櫃、圓角櫃、方角櫃共三十三件，其中十二件為線圖。除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朝衣櫃外，其他大四件櫃和大六件櫃均為線圖。王世襄在書中特別提到櫃子高大，放在室內，無法拍到全形照片（王世襄，一九八九）。

(10) 二零零四年初，筆者與滬上友人一同受汪慶正先生邀請在上海博物館地下園林庭院欣賞宋刊《梅花喜神譜》。後來，筆者又與汪慶正先生相約在其辦公室商談王世襄舊藏大櫃一事。汪慶正先生告知，原本上海博物館方面打算繼續收購王世襄二次退賠的家具，其中就包括這對大櫃，但由於王世襄先生與館方就其他一些事情的爭執而擱置下來。汪慶正先生仔細詢問了這對大櫃的現況，表示同意由原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專家對其先行保護性清理，再做下一步的考慮。不想，此櫃開始進行保護性清理一年多後，汪慶正先生就與世長辭了。

年代

我們現在討論麗松居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彩繪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龍紋頂箱大櫃何時製作的問題。由於該櫃落有明萬曆年款，因此我們所要討論的主要是這一年款的可靠性以及這一年款所表示的年代是否與該櫃的時代特徵一致。我們發現至少有五個證據可以證明該櫃的製作年代。

其一、年款

甲櫃櫃背橫額有描金雙框殘款，僅餘“大”和“造”字；乙櫃櫃背橫額有描金“大明萬曆年造”雙框楷書款。從書體來看，該年款字體方正，橫輕豎重，筆畫抑揚頓挫，間架端莊豐腴，頗具顏體的特徵，與漆器中所見大多數“大明嘉靖年製”款那種挺拔、勁利、平直、筆畫粗細一致、字體略向左上方壓迫的風格特徵不同（插圖一），而與大多數萬曆官作漆器所見年款的書寫風格類似，因此可以證明該年款為真實可靠的本年款。此外，該年款仍有別於萬曆早期和晚期官作漆器所見字體略長、略具嘉靖筆意的年款（插圖二至插圖五），而與萬曆中期官作漆器所見字體方正、間架疏闊的年款更為接近（插圖六至插圖八），其端莊疏闊的筆意尤與“大明萬曆甲辰年製”款最為類似，表明該年款很可能寫於萬曆中期。

明代官方書體均特選善書者以楷書書寫。永宣時尤以沈度小楷最受皇帝賞識^{〔11〕}，其書體也為後世效仿，遂成一種特殊風格的楷書，世稱“臺閣體”（鄭廣榮，一九七九），或曰“中書體”（張金梁，二零零八）。不僅文書，官作器物上年

〔11〕關於沈度書體，明代陳洪謨《治世餘聞》、葉盛《水東日記》、焦竑《玉堂叢話》等文獻均有記載。

大明嘉靖年製

插圖一



插圖二



插圖三



插圖四



插圖五



插圖六



插圖七



插圖八

插圖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剔彩龍鳳紋大圓盒“大明嘉靖年製”款（夏更起，二零零六）

插圖二 奧地利實用藝術博物館藏剔彩雲龍紋四抹門小圓角櫃“大明萬曆乙酉年製”（萬曆十三年）款（Beurdeley, 1979）

插圖三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剔彩雲龍紋圓盒“大明萬曆丙戌年製”（萬曆十四年）款（夏更起，二零零六）

插圖四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鈹金填彩雲龍鸞舞紋立櫃“大明萬曆丁未年製”（萬曆三十五年）款（朱家潘，二零零二）

插圖五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剔彩漆雙龍紋圓盒“大明萬曆癸丑年製”（萬曆四十一年）款（夏更起，二零零六）

插圖六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鈹金彩漆開光雙龍紋長方盒“大明萬曆乙未年製”（萬曆二十三年）款（夏更起，二零零六）

插圖七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鈹金彩漆雲龍寶蓋紋大圓盒“大明萬曆戊戌年製”（萬曆二十六年）款（夏更起，二零零六）

插圖八 蘇格蘭國立博物館藏鈹金彩漆壽字龍戲珠紋方盒“大明萬曆甲辰年製”（萬曆三十二年）款（Hu & Wilkinson, 1998）

款的書寫應該也是由善書者書寫而由工匠摹寫或摹刻上去的^[12]。案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引《皇明祖訓》所載，明內府十二監之一司禮監有秉筆一職並下設中書房，其中書舍人多為善書者並專管書寫。又卷二十二記載，嘉靖時，太監鮑忠，“多學善書”，特蒙召升秉筆掌印，其名下太監田義“至萬曆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為多”。又卷五記載，萬曆朝太監田義，“貞介忠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案田義從萬曆二十四年起掌司禮監印凡十年，卒於萬曆三十三年^[13]，大體上正是萬曆中期官作漆器年款呈現字體方正、間架疏闊之風格特徵的時期。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此對頂箱大櫃的“大明萬曆年造”款為田義親筆，但以田義秉筆掌印的地位，其書風一定對中書舍人有極大影響，因此該年款的書法仍可歸屬田義書風。何況

[12] 例如劉新園就認為永宣官窯瓷器年款就是由沈度手寫粉本後下達景德鎮御窯廠交專司書款的工匠臨摹上去的。參見劉新園“景德鎮明御廠故址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之研究”（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香港市政局一九八九年版）。

[13] 田義墓現存北京。

萬曆皇帝本人極善書法（黃仁宇，二零零六），自當重視御用款識的書寫，而該描金款以毛筆蘸金膠或金漆書寫，由於粘力較大，容易滯筆，非極為善書者而不能為之，因此命田義親筆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從用字來看，該櫃“大明萬曆年造”款使用“造”字。明代官作器物年款所用“造”字最早可見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大明永樂年造”款雙龍國寶橢圓墨（臺北故宮，一九七一乙），後來可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大明宣德年造”款餞金彩漆牡丹花紋橢圓盒，同期則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黑漆描金雲龍紋戛子盒（夏更起，二零零六）、清宮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拍絲瑠璃纏枝菊花紋燭臺、清宮舊藏“大明萬曆年造”款拍絲瑠璃八寶紋長方熏爐（李久芳，二零零一）。由此可見，雖然“造”字在萬曆年款中較“製”字少見，但仍屬成例。特別地，明萬曆帝陵定陵出土衣物、飾物年款多用“造”字，而年款所用紀年表明這些衣物、飾物大都是萬曆中晚期製作的，例如萬曆帝緙絲袈裟（W239）款識為“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造”、黃龍袍（W84）款識為“萬曆四十年四月二十七日造”（考古研究所，一九九零）、孝端皇后鑲珠寶玉花蝶金簪（孝一一二·一三；孝一一二·三五）款識為“萬曆戊午年造”（北京十三陵，二零零六）。此外，漆器“大明萬曆年製”款中，“萬”字通常為草頭、“曆”字多為雙禾、“年”字多為四橫，但此櫃年款則為羊頭“萬”、雙木“曆”、短豎“年”，不知是否為田義獨特寫法。案羊頭“萬”、雙木“曆”、短豎“年”的寫法可見於海外所藏“大明萬曆年製”款黑漆描金獅子滾繡球圖頂箱櫃（缺頂箱）（Beurdeley, 1979），雙木“曆”的寫法又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黑漆嵌螺鈿平脫描金彩繪龍紋箱“大明萬曆年製”款，羊頭“萬”的寫法也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黑漆灑螺鈿龍戲珠紋長方案“大明萬曆年製”款（朱家潘，二零零二）^[14]，特別是定陵出土“大明萬曆年製”款青花瓷器多為羊頭“萬”和短豎“年”（北京十三陵，二零零六）。因此，此櫃年款中羊頭“萬”、雙木“曆”、短豎“年”的寫法均非孤例。

與瓷器相比較可以發現，明萬曆官作漆器年款與萬曆官窯瓷器年款的書寫風格大體上一致，例如耿寶昌認為，官窯瓷器上的萬曆款識書法頗似顏體，端莊工整，敦厚剛勁（耿寶昌，一九九三）。王健華認為，一般萬曆官窯青花款

[14] 上述三件家具在《中國古代髹漆家具》中編號依次為（356）、（119）、（110）。

識字體方正，很具顏體的韻味（王健華，一九九六）。儘管整體風貌相同，耿寶昌認為萬曆官窯瓷器早、中、晚期款式仍有差別（耿寶昌，一九九三），王健華則認為萬曆早期青花瓷器款識寫得瘦長有力，晚期字體書寫規整，排列寬滿疏朗，大體上說，越接近前期，字體越瘦長緊湊；越接近後期，字體越豐滿疏朗（王健華，一九九六）。明萬曆瓷器年款中“萬”、“曆”、“年”可見兩種寫法（葉佩蘭，一九八三；王健華，一九九六），而耿寶昌認為，羊頭“萬”較草頭“萬”為晚（耿寶昌，一九九三）。如果瓷器研究中對萬曆官窯瓷器年款變化特徵的判斷是準確的並且適用於漆器⁽¹⁵⁾，那麼這就意味着該櫃“大明萬曆年造”款也有可能寫於萬曆晚期，至少可以確定不會寫於萬曆早期。

其二、紋飾

此對頂箱大櫃主要有三種紋飾：纏蓮紋、瑞獸紋和龍紋，而龍紋是以纏蓮紋為背景的。

纏蓮紋：該櫃頂箱兩側邊抹及橫枱均為描金彩繪雙鉤纏枝和描金彩繪單鉤蓮花。每側二條抹頭和二條橫枱各有五朵蓮花，兩條大邊分別有八朵蓮花，中段有三朵蓮花，每側合計有三十九朵蓮花。頂箱櫃門邊抹和橫枱也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每門二條抹頭和二條橫枱各有五朵蓮花，兩條大邊分別另有二朵蓮花，中段有三朵蓮花，每門合計有二十七朵蓮花（有些蓮花被銅飾件掩蓋或缺失）。豎櫃櫃幫邊抹及橫枱均為描金彩繪雙鉤纏枝和描金彩繪單鉤蓮花。每側二條抹頭和二條橫枱各有五朵蓮花，櫃膛下牙條也飾以五朵蓮花，兩條大邊分別有十七朵蓮花，中段內有三朵蓮花，每側合計有六十二朵蓮花（底足處最下端蓮花多已缺失）。豎櫃櫃門邊抹和橫枱也為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每門二條抹頭和四條橫枱各有五朵蓮花，兩條大邊分別另有四朵蓮花，三中段內各有三朵蓮花，每門合計有四十七朵蓮花。正面櫃膛下牙條另有十一朵描金彩繪纏枝蓮花紋。纏枝為回轉形，從蓮花下部延出而與相鄰蓮花連接，其上蓮葉呈為雲狀，纏枝多填以綠彩（綠彩多脫落）。蓮花有多重蓮瓣簇擁着蓮蓬，呈盛開狀，顯得十分茂密，蓮花多填以紅彩（紅彩多脫落）。

(15) 漆器與瓷器的製作制度不同（例如瓷器中有官窯、民窯之分，官窯中又有部限和欽限之別），加之萬曆朝瓷器中有明確紀年的款識並不多見，因此從萬曆瓷器年款中總結的分期特徵不僅未必可靠，而且未必適用於萬曆漆器年款，這是在做比較時值得注意的問題。

纏蓮紋在中國文化和佛教文化中一向具有潔淨、圓滿、生生不息的寓意，在明代永宣時期的瓷器、漆器、琺瑯器等官作器物上也多用作裝飾。雖然嘉靖與萬曆時期的瓷器多有纏枝蓮紋飾，但是嘉靖時期的漆器卻很少使用纏枝蓮作為紋飾，相比之下，萬曆時期的漆器則使用較多，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大明萬曆乙未年製”款餞金彩漆開光雙龍紋長方盒、清宮舊藏“大明萬曆丙辰年製”款餞金彩漆雙龍紋方盒（夏更起，二零零六）以及河北省博物館藏“大明萬曆乙未年製”款餞金彩漆雲龍荷塘景長方盒（漆器全集編委會，一九九五）等。因此，該櫃大量使用纏枝蓮符合萬曆時期漆器裝飾的通行做法。此外，北京定陵出土的絳紅織金妝花喜字串枝並蒂蓮花緞匹料（靖五九）上織有蓮花（北京十三陵，二零零六）。該緞所織蓮花與此櫃蓮花豐滿、茂密的特徵和桃形叢狀花葉的造型顯示出驚人的一致性，表明二者很可能出於同一年代的樣稿。

瑞獸紋：該櫃豎櫃櫃膛板段落中描金彩繪瑞獸棲息於樹石雲氣之間，但每櫃所飾瑞獸各不相同。甲櫃（即年款殘缺者）左段瑞獸無角、雙翼、獸爪，右段瑞獸雙角、雙翼、獸爪，二獸如獅，當為“辟邪”；中段瑞獸雙角、無翼、偶蹄，由於有蹄，當為“麒麟”。乙櫃（即年款完整者）左段瑞獸獨角、無翼、獸爪，獅身昂首，當為“天祿”；中段瑞獸無角、無翼、偶蹄，右段瑞獸獨角、無翼、偶蹄，二獸有蹄，當為“麒麟”。

“麒麟”、“辟邪”、“天祿”等神獸形象在中國有着十分悠久的歷史。“麒麟”是以鹿類動物為依託的有翼神獸（李零，二零零一）。鹿為偶蹄類，故以蹄為鑒別依據。東漢以來麒麟也出現無翼者（李零，二零零一）。該櫃所見“麒麟”均無翼。漢代以來論者多以為“麒”無角為雄，“麟”獨角為雌。實際上，“麟”後來也有雙角者，例如北京長陵神道石麟。該櫃豎櫃櫃膛板中段均為“麒麟”，甲櫃者雙角，似為“麟”，乙櫃者無角，似為“麒”，而乙櫃右段為獨角，當為“麟”，正與中段者成對。該櫃所有“麒麟”形象均有如李零所說“龍化”的傾向，即“麒麟”頭部貌似龍頭。“辟邪”和“天祿”屬於獅首類，因此皆為獸爪。“辟邪”和“天祿”原本有翼，但戰國漢代以來，也出現無翼者（李零，二零零一）。“辟邪”和“天祿”或無角或有角，有角者或獨角或雙角（李零，二零零一）。該櫃三種皆具，即無角、獨角、雙角。案《漢書·西域傳》孟康注獨角為“天祿”，雙角為“辟邪”。實際上，“辟邪”和“天祿”從來沒有明確統一的定義，但姿態大都為昂首狀（李零，二零零一），此也為該櫃所見。同時，該櫃的“辟邪”和“天祿”形象也有